



文学初步讀物

黎明的河边

峻 青著 畢 成插图

通俗讀物出版社

本書說明

一九四七年秋天，國民黨匪軍瘋狂地進犯膠東解放區，侵略了昌濰平原，還鄉團的匪徒們倚仗反動軍隊的勢力，向農民進行倒算，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我們的區縣級機關，都變成武工隊的形式，就地堅持對敵鬥爭。

這篇小說是寫河東地區的武工隊隊長等犧牲以後，敵人更加猖狂，上級就派通訊員小陳護送兩個幹部通過敵佔區到河東去領導鬥爭。故事着重表現了小陳和小陳一家人的英雄形象。當他們在濰河的河堤上碰上敵人時，小陳的老爹泗水護送兩個幹部過河；小陳的母親和弟弟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慘遭殺害；小陳奮不顧身地阻擊敵人，最後並和敵人的還鄉團團長同歸於盡。

開頭

有一個時期，人們曾把我當成了英雄，說我在堅持昌灘平原的敵後鬥爭中，打開了新的局面，表現得非常勇敢和頑強，還說有什麼組織才能啦等等；可是，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一個新的局面，都絕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夠打得開的，如果他沒有羣衆的支持，那他就什麼都作不成。且不要說整個的堅持昌灘平原的敵後鬥爭，就拿我在接受了領導灘河東岸的鬥爭任務以後，夜間經過敵佔區從永安到河東這一段路上所遭遇到的情況來說，如果沒有小陳的一家人，我即使不被敵人打死，也早就跳到河裏被水淹死了，哪裏還能有今天？所以每當人們要我講鬥爭事蹟的時候，我第一個提起來的就是小陳。小陳，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他的姓。至於他的名字叫什麼，我也不知道。這真是件遺憾的事情。可是，這沒有關係，在我們的記憶中，這樣的無名英雄，不是很多嗎？

好！現在我就開始來講述這個故事。

那是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向膠東解放區進攻的國民黨匪軍，已經竄進了半島的中心。昌濰平原淪為敵後，還鄉團的匪徒們到處瘋狂地倒算、殺人。我們的區、縣機關，都改變成武工隊的形式，大家拿起槍來，就地堅持鬥爭。那時候，我在西海軍分區工作。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十點多鐘吧，政治處張主任派人來叫我。到了他屋裏以後，我看見他站在黑洞洞的窗下，望着陰沉的天空出神，昏暗的燈光，照見他的軍帽下邊的幾絲白髮，臉色顯得異常陰沉。我的心裏一動：大概是出了什麼事吧？他看見了我，默默地點了點頭說：

「河東的情況你聽說了沒有？」

「沒有，」我說，「什麼情況？」

「第一武工隊垮啦，馬漢東和劉均都犧牲了！」

啊！這簡直像一個晴天霹靂。我呆呆地站在那裏，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第一武工隊是我們這裏很有名的一支武工隊，馬漢東和劉均也都是我多年的

老戰友，抗戰時期我們一起堅持過海萊邊區的游擊戰爭；到昌灘來以後，我分配在軍分區工作，他們兩人分配在第一武工隊，一直堅持在昌邑南部。昌南的特務，一提起馬漢東和他的武工隊來，都嚇得直伸舌頭。這次敵人進犯膠東，侵陷昌灘以後，河東地區變成了敵人的重要據點和運輸綫，因此，組織上把第一武工隊調到了這個重要而又艱苦的地區。他們活躍在烟灘路兩側，打汽車、割電綫、襲擊還鄉團匪徒，嚴重地威脅着敵人的運輸綫。可是，想不到，他們竟然遭受了這樣大的損失，而且是這樣的突然。

「叛徒！」張主任憤憤地說，「隊伍不純，出了叛徒，宿營地被敵人包圍了。打了整整一天，隊伍垮了……」張主任的話音突然停住了。大口地吸起烟來。吸了一支又一支，一直沉默地吸了很久，最後，突然提高了聲音說：「老姚，組織上決定派你到河東去，代替老馬，擔任第一武工隊的隊長，老楊給你當助手，連夜出發，趕快到那面把隊伍整理起來，繼續堅持鬥爭。怎麼樣？你有什麼意見？」說罷，一雙深沉的眼睛，就緊緊地盯住我，顯出了無限信任和期待的神情。

我能有什麼意見呢？當前的情況，異常清楚地擺在面前：河東地區一定

要堅持，第一武工隊一定要整頓恢復，鬥爭一定要繼續開展。黨在這種極其困難的時候，把這樣一個艱巨而光榮的重担，放在了我的身上，是表示了多麼大的信任啊！為了回答黨的信任，為了給我的老戰友們復仇，為了拯救河東區正在遭受着敵人蹂躪的老百姓，前面就是刀山，是火海，我也決不退縮。

和張主任緊緊地握過手之後，我出來找着了老楊，立刻就向東出發了。那時候，我們的機關住在昌邑的西部，到河東去，當中要經過一段匪軍據點密集和還鄉團統治嚴密的地區。這一段地區大約有四十多里路，白天根本不能通行，只能在夜間插過去。因此，我們決定加緊趕奔，爭取天亮以前，渡過灘河，只要到了河東岸，白天就可以活動了。可是這一段路，我和老楊都不太熟，天又陰得像水盆一樣，烏沉沉地不見一顆星星，看樣子大雨很快就來了。在平原上，大雨中走夜路，就是熟路也常常會迷失方向，如果當真迷失了方向，天明以前趕不到灘河東岸去，那就糟了。因此，我決定找一個嚮導給我們帶路。司令部偵通隊李隊長說，交通班的同志們經常到河東去聯絡，這一段路他們很熟，可是現在他們都已經出發了，只剩下一個小鬼在屋

裏，於是，他就去把那個小鬼叫來了。

他長得很矮，看樣子頂多也不過十八歲。圓圓的臉，一雙大眼，下巴上有一道細長的疤痕，顯然是子彈掠過時留下的紀念。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他已經不是一個新兵了。一看見我們，他把衝鋒槍往胸前一立，很熟練地行了一個軍禮，就站在一旁，似乎有點羞怯地打量着我和老楊。

「小陳，」李隊長愛撫地拍着他的肩膀說，「這位是姚隊長，這位是楊副隊長。他們倆今夜要到河東去，帶路的任務就交給你了，你要負責把他們送到。」

「是！」小陳答應得又響亮又乾脆。

看着他那矮小的背影，我不禁猶豫起來了，心想：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哩，怎麼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當嚮導？

李隊長似乎看出了我的猶豫，哈哈地笑着說：

「放心吧，老姚，他是交通班的骨幹哩，你可別輕看了他。至於路，那更不用擔心，他的家就住在灘河西岸，他爹他娘都是黨員。他們一定能把你們送過去的。」

二

我們三人順着田間的小路向東行進。

曠野裏一片黑暗，天地融合在一起，什麼也看不見。遼闊的平原上，沒有一星燈火。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地滾動着，好像被那密密層層的濃雲，緊緊地圍住掙扎不出來似的，聲音沉悶而又遲鈍。閃電在西北天空裏，在破棉絮似的黑雲上，呼啦呼啦地燃燒着。悶熱，熱得曠野裏柳樹上的蟬，竟然在半夜裏叫了起來。空氣中有一股潮濕的泥土味——大雨眼看就要來了。

我看着這陰沉沉的天空，心裏不禁發起急來。因為臨出發的時候，張主任曾一再地叮囑說：敵人已經從大澤山抽回了一個師，要對昌濰後方進行掃蕩。因此，我們一定要在三兩天以內把武工隊整頓好，準備迎接反掃蕩，牽掣敵人；如果在敵人掃蕩以前不能把隊伍整頓好，那麼，掃蕩開始以後，地區就難以堅持了，羣衆就要遭受到更大的摧殘，至於牽掣敵人配合東綫我軍作戰的目的那就更難達到了。因此，我們必須在今夜渡過河去，無論如何，

今夜一定要過去！

風來了。

先是一陣颯颯的微風，從西北的海灘那邊，沙沙地掠過來，輕輕地翻起了夜行人的衣襟，戲弄着路上的枯葉，曠野裏響着一片輕微的颼颼聲，潮濕的泥土氣味也就更加濃厚了。一會兒，風越來越大了，揚起了路上的塵土，路旁的高粱狂亂地搖擺着，樹上的枯枝吱吱喳喳地斷落下來。一陣可怕的呼嘯聲，從遠遠的西北曠野上響了過來，陰雲更低沉了。沉雷似乎已經衝出了烏雲的重重包圍，噁啦啦噁啦啦像爆炸似地響着，從西北方向滾動過來。

糟糕！越是担心落雨，雨果然就來了。大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從西北的海濱橫掃着昌灘平原，遮天蓋地地捲了過來。焦雷在低低的雲層中間轟響着，震得人耳朵嗡嗡地響。閃電時而用它那耀眼的藍光，劃破了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風雨中狂亂地搖擺着的田禾、一條條金綫似地鞭打着大地的雨點和那在大雨中吃力地邁動着腳步的人影。一剎那間，電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體，一切又被無邊無際的黑暗吞沒了。對面不見人影，四周聽不到別的響聲，只有震耳的雷聲和大雨滂沱的嘈音。……

我們的全身都濕透了，衣服緊貼在身上，冷冰冰地，雨水順着臉往下流，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在這樣暴風雨的夜裏，如果對地區沒有像對自己家門口那樣的熟悉，就根本別想能繼續前進。果然走了一會兒，我和老楊都迷失方向了。我說是向南走，他說是向北。而小陳却什麼也不說，老是沉默地然而却異常堅定地在前面走着。偶而回過頭來招呼一聲：

「喂！當心，前面是小溝！」

「喂，右轉彎，左面是據點。」

我心裏想：幸虧有這樣一個好嚮導，要不，那才糟了哩！每當閃電亮起的一刹那，我看見他那矮小的身形在大雨中吃力地走着時，心裏就不禁泛起一種憐惜和感動的情緒。唉，他還完全是個孩子哩！這時候，雨雖然仍舊在嘩嘩地下着，可是，我的心裏已不再焦躁了。反而覺得應該感謝這場大雨，要不，說不定會遭遇上敵人呢。

說起來也真是湊巧，我們正在慶幸大風雨的夜裏走路不會遭遇上敵人的時候，却偏偏就和敵人遭遇上了。那是在走到昌邑城以北不遠的地方。轉了一個彎，聽到前面一陣嘩啦啦的涉水聲，還沒來得及躲避，空中就亮起了

閃電。一道耀眼的藍光，照見了前面的一羣人影：大約有二、三十個還鄉團的匪徒，押着十多個村幹部，迎面向我們走來。遭遇得竟這樣突然，當我們看清了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來到我們面前了，相隔最多也不過十幾步。這時候，他們也看見了我們，雙方都驚愕地沉靜了片刻，槍就響起來了。

我蹲在地上，黑影中向着匪徒們開了幾槍，同時，敵人的幾顆子彈也貼着我的耳邊飛過，緊接着就是一陣慌亂的脚步聲，吆喝聲，接着又有幾個人慌慌張張地從我的身邊竄過去，其中一個碰到我的身上摔了一個跟頭。我夾在人叢中，看不清哪是敵人哪是自己人，我希望閃電快亮起來，而閃電却偏偏不亮。正在這時，一個人推了我一把，大聲地喝道：

「媽的皮，停着幹什麼？村幹部都跑啦！」

我向他開了一槍。立刻，轟的一聲，我的耳邊也響了一槍。到這時候，我才發覺我衝到匪羣中來了，於是，我端起快慢機兇狠地掃射起來。……

三

混亂停止了。

像一陣激烈而短促的暴風雨，情況發生的突然，結束的也乾脆。然而這一來，却使我和老楊、小陳失去聯系了。藉着閃電的光，我環視四周，四周不見一個人影，只有大雨在嘩嘩地傾瀉着。

我帶着懊惱的心情，照着臨出發時我們相互約定好的聯絡暗號，繞地裏拍着巴掌，尋找他們。一直找了大半天，才一個一個地找到了。這真是萬幸！於是，我們又繼續向前走去。

這時候，風煞了，雨也住了。

天依然是黑沉沉的。雨後的蛤蟆，張開了大喉嚨，咕咕呱呱地直叫，道溝裏，莊稼地裏，有流水的嘩啦嘩啦聲。

走了一會，忽然走進了一片荒草窪，野草有齊腰深，噫噫嚶嚶地掃着我們的胸背，不知什麼鳥兒，不時地撲簫一聲從腳下飛起來，草梢上，閃爍着螢



火蟲的綠光。……

小陳停住了，愕然地環顧四周，呻吟着說：

「咦！這是什麼地方？」

「是呀！」老楊說，「怎麼走到草窪裏來了？你說這是向哪面走？」

「我覺得是往正東。」小陳說，「可是向東不經過草窪呀！」

「不對，」老楊火刺刺地說，「這哪裏是向東，依我看是向南。」

小陳默默地轉了一個圈兒，愁苦地說：

「我現在也不知是什麼方向了。自從遭遇上敵人亂轉了一會以後，我就模模糊糊了。」

糟糕！真的迷向了。我心裏登時煩躁起來。

老楊也火刺刺地直咕嚕：

「怎麼搞的？啊？怎麼搞的？」

「別忙，」我說，「試試風向看。」

天偏偏作怪，竟然一點風也沒有了。連草梢都不擺動一下。於是，我們又去找樹，希望能從樹身上摸出方位來。可是，四面都是荒草，哪裏也找不

到一棵樹。我想：有一點亮光也好，也許憑閃電的亮光能認清方位，可是什麼亮光也沒有，閃電早已熄滅了，雷也不響了。天地連在一起，無邊無際的黑夜，像一面巨大的網，把我們罩在窪地裏。我急得直抓胸膛，覺得胸口裏好像是塞滿了亂草似的。真恨不能把身子一挺，探出雲外，看一看北斗星的位置。

越是着急，就越是糊塗，又走了好一會，仍然走不出這一片沙沙響着的草地去。

「算了，別亂走啦，」我說，「要是方向不對，倒越走越遠了。」

「不走咋辦？」老楊煩躁地說。

「等等看吧，大概天快亮了。拂曉時看看我們是在什麼地方，然後再作決定。也許還有希望，不要着急。」我安慰他，其實也是在安慰自己。因為我心裏同樣在着急。要知道：我們是在敵人的心臟裏游泳啊！這游泳，全憑夜色的掩護，如果萬一天亮之前游不出這片地區去，那麼，天亮以後，我們就要全部暴露在敵人的眼前了。即使能夠僥倖的在這草窪裏隱蔽一個白天，可是，又誰能夠知道：在這一天裏，河東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也許敵人

的掃蕩已經開始了，而我們却被困在這一片草窪裏，前進不能，後退不得。糟糕！可是，光着急又有什麼用處呢？於是，我們都無可奈何地在草地上坐了下來，焦躁地等待着天明。

水在草底下潺潺地流着，身旁不時地有沙沙聲響過，大概是水蛇在草間爬行。蛤蟆在我們的周圍，咕咕呱呱地直叫，叫得人心煩。老楊抓起了一把泥，惡狠狠地向着蛤蟆叫的地方摔了過去。……

小陳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一句話不說，好像在想什麼心事。突然，鼻子一抽一抽地，啜泣起來了。我知道他很難過，我正要安慰他一下，老楊忽然氣憤憤地問道：

「你哭什麼？」

小陳沒有回答，擤了一下鼻涕。

「事情都叫你弄壞了，還有臉哭哩！」老楊大聲地說。

這一說，小陳哭得更厲害了。

我用手觸了觸老楊，勸他不要再說下去。因為這並不能完全埋怨小陳，如果不是遭遇了敵人，決不會迷失方向。再說，他才多大的一個孩子啊，如

果沒有戰爭，他也許還在父母的面前撒嬌呢！老楊是個好同志，這道理他決不會不知道。可是，他直性子，脾氣暴，遇到不順意的事就好發火，發過後，也就很快地消氣了。現在，他也知道自已的話過火一點，就往草上一躺說：

「算啦，小陳，別哭啦。睡一會吧，你也累了。」

小陳仍然不吭氣，默默地望着天空。天空，也仍然是烏沉沉的，不見一點星光。

一會兒，老楊就呼嚕呼嚕地打起了鼾聲。可是我一點也睡不着，老是在心煩意亂地想。在過去，我曾經無數次地在敵佔區裏隱蔽過，也曾經常常被敵人圍困在一個地方堅持數天數夜。可是，我從來沒像今天這樣的焦慮和困感。這決非因為我們當前處境的險惡，而是為了河東，啊！河東，我又想起了馬漢東和劉均的死，武工隊的潰散，還鄉團的猖獗，大澤山敵人的回師掃蕩，……想着想着，腦子也就漸漸模糊起來了……

四

朦朦朧朧地剛剛睡着，小陳就推醒了我。

睜開眼睛，曠野裏仍然是黑烏烏地，一聲長長的嘹亮的鷄叫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啊！鷄叫了！我看看天，天仍然是陰沉沉，罩滿了烏雲，可是有一處地方，已經放出了淡淡的白光。

「隊長，」小陳高興地指着那放白光的地方說，「你看，那是正東。我們走的方向不錯。」

「是的，」我點點頭說，「那放亮的地方是正東，可是這是在什麼地方？」

小陳搖搖頭，因為四周還是黑沉沉的，看不清楚。

這時候，蛤蟆的叫聲停止了。曠野上，現在顯得異常寂靜。聽得見微風掠過草地的沙沙聲，聽得見草底下流水的潺潺聲，聽得見遠處村莊裏黃牛底沉悶的叫聲和雄鷄底嘹亮的鳴聲。在這些極細微的聲音中，還聽得到有一種特別巨大的鳴鳴聲，這聲音像是響在半天空裏，又像是響在地層底下，叫人